

# 雨天巧遇

■ 乔秀清



刘延漪绘

## 那年那时

多年前,我回家探亲,母亲给我讲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——

盛夏的一天,冀中平原滹沱河畔,天空像裂开了口子,大雨哗哗地往下落。母亲站在梢门(意为“临街的门”)口,透过迷蒙的雨幕,望见一辆老牛车拉着红秧秧艰难走来。赶车人是个30来岁的庄稼汉,脸上的雨水一个劲儿地往下淌,身上的衣服都湿透了。

“年轻人,到俺家梢门里避避雨吧。”母亲朝赶车人大声喊道。

“好哇,谢谢大娘啦。”赶车人欣喜地说。

母亲推开两扇梢门,招呼赶车人将牛车牵进梢门筒子里。我家梢门筒子很宽敞,这里原本就是停牛车的地方。

“吁,吁!”赶车人吆喝着,牵着拴老牛的缰绳,拉着牛车一起进入梢门筒子。

天色暗下来,雨势减弱,但还是没有停。院里地上有积水,雨滴噼里啪啦落下来,溅起一个个水泡。

“走,到俺家歇会儿去。”母亲真诚地邀请赶车人。这位抗战初期的村妇救会主任、多年的老党员,心地善良是出了名的。

“大娘,给您添麻烦了,真不好意思。”赶车人感激地说。

“唉,别不好意思。人这一辈子,谁都说不遇上点难事呢。”母亲边说边领着赶车人走进后院,冲着屋里喊道,“孩子他爹,来客人了。”

父亲拉开门,见母亲领着一个被雨水浇得湿漉漉的庄稼汉,立刻说:“快进屋吧。”

母亲领赶车人进了屋。稍后,她对父亲说:“孩子他爹,你去弄一点草料,梢门筒子里还有一头老牛哩,别让老牛饿肚子。我烧火做饭,给客人弄点吃的。”

“我这就去。”父亲爽快答应。

“给你,披上雨衣。晚上黑灯瞎火的,小心点。”母亲说。

“放心吧。”父亲说完,披上雨衣出了门,消失在蒙蒙雨幕中。



## 情到深处

### 红薯暖心窝

■ 蒋德红

长白山下雪了。站在雪域边关,我呼出的水汽在防寒面罩上很快凝成了白霜,让我想起了30多年前的那个冬天——放学回家推开门,娘便拿着火钳在灶膛里扒拉,夹出一个沾满灰、冒着香气的烤红薯。她顾不得烫手,拿起来吹了吹,剥开递给我。

我家住在半山腰,屋前坡陡土薄,种出来的稻子产量很低,远不够一家四口糊口。爹娘便在石头缝里种玉米,坡地上种红薯,连屋角的空地都种满了南瓜。“这些东西给点土就能活,到了冬天咱们饿不着。”娘额角的头发粘在汗津津的皮肤上,在阳光下泛着细碎的光。

还真让娘说中了,苞谷、红薯成了家里的“必备粮”,也成了我童年鲜活的味道记忆。娘那手蒸红薯的绝活,在村里是出了名的。她把红薯贴着铁锅壁放,水加得不多不少。等锅里水烧干了,红薯皮也变得焦软。咬一口,金黄的瓤里藏着淡淡的甜,最妙的是锅底,会结出一层薄薄的糖霜,那是红薯熬出的精华。在那个年代,糖是逢年过节才能见到的稀罕物。我和姐姐馋得围着灶台转,眼睛直勾勾盯着锅底,口水直

流。娘就用锅铲轻轻刮着糖霜,一边笑骂我们“小馋猫”,一边把刮下来的糖霜分给我们。

日子好起来后,红薯不再是餐桌上的必需品。18岁那年,我穿上军装,坐着绿皮火车去了北方。新兵连的冬天比老家冷,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。

周末战友们外出,总有人买烤红薯回来——那是用油桶改制的烤箱,烤出来的红薯外皮焦黑,掰开后热气裹着焦香,和记忆里娘从灶膛里拿出的烤红薯一模一样。有一次,我捧着烤红薯,忽然就红了眼眶:原来,我忘不掉的不是红薯,是娘当年把最好吃的都留给我的爱。

时隔多年,我终于又吃到了娘的红薯。那年,我把从未出过远门的爹娘接到部队家属院。娘刚住下没几天,就盯上了楼下那块闲置的土地,用来储存红薯。去年休假回家,娘特意带我去看她藏红薯的地方。50公分宽的洞口盖着稻草帘子,掀开后,一股泥土混着红薯的清香扑面而来——洞里整整

天不亮就去浇水、除草,蹲在地里给红薯藤掐尖,像照顾孩子似的。秋收时,娘从土里挖出一串串红薯,笑得眼睛都眯起来了。后来的几天,红薯米饭、蒸红薯就上了餐桌,甚至娘还做了我爱吃的红薯炒肉,热气腾腾的,还是小时候的味道。

第二年春,娘提出要回故乡。娘拉着我的手说:“放心,我们回家啥也不干,会照顾好自己。”我信以为真。没想到回去后,爹娘扛着锄头,把家门口撂荒的土地全翻了一遍,种满了红薯。和娘通话时,娘总说:“红薯长得好,等秋收了晒成干,给你炒肉吃。”

天气转凉,储存红薯成了难题。爹在房后的坡根脚,选了一处泥土干燥、环境通风、壁垒结实的地方,挖出一个洞,用来储存红薯。去年休假回家,娘特意带我去看她藏红薯的地方。50公分宽的洞口盖着稻草帘子,掀开后,一股泥土混着红薯的清香扑面而来——洞里整整

前同学间善意的举动,让我母亲念念不忘。这个雨天,他凑巧走进我家,受到我父母的热情款待,难道说是对他当年善意的回报吗?

翌日清晨,门志辉向我父母道别。父母将门志辉送出门后,门志辉发现我家门楣上有一个木牌,上面“光荣军属”4个字红亮红亮的,格外醒目。他朝着门楣上的军属牌,恭恭敬敬地鞠躬行礼。

时光悄然流逝。几十年过去了,门志辉寒夜给我被窝里塞玉米饼子往事,依然深深留在我的记忆里。2023年秋,我回到故乡河北省安平县,特地到义门村拜访门志辉。

那天,走进义门村,看到一位站在村街上迎候的老人,我猜想他一定是门志辉。他头发花白,布满皱纹的脸上挂着慈祥的微笑。他走过来紧紧握住我的手:“你是乔秀清吧?我是门志辉。”

“没错,咱俩还是小个子,只是变老啦。”我眼睛有些湿润。

“这是咱的家,到屋里坐吧。”

走进门志辉的家,我的心被深深触动了。眼前这个农家小院真是太漂亮了。7间并排的白瓷砖房子美观典雅,一畦畦菜地透出浓浓的绿意。菜地边缘还种植了果树,红色的石榴开口笑着,圆鼓鼓的核桃缀满枝头。院子一隅,有一棵高大的银杏树。随风摇曳的树叶,筛下班驳的阳光,宛如碎金洒落。

门志辉对我说:“那次,我赶车给生产队运送秧苗,遇到大雨,受到大娘大伯热情款待,让我终生难忘。要是当时有条件,我想与大娘大伯在你家门楣的军属牌下合个影。”

我说:“你不必遗憾,因为两位老人和门楣上的军属牌,已经深深留在了你心里。”

“说得是。这些年,我常常鼓励村里的小伙子们去参军,盼着越来越多的人家门楣挂上军属牌。”

说得多好啊!正如门志辉所言,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家门楣挂上军属牌,革命老区、红色安平呈现一道特殊的景观。

## 说句心里话

1989年9月3日,我白天还陪临时来部队准备伺候我“月子”的妈妈外出,夜里,儿子大鹏便急匆匆来到人世。妈妈当时喜极而泣:“这孩子生得好,今天是抗战胜利纪念日,他将来必定是扛枪的人。”

妈妈文化程度不高,我很好奇她怎么记得这么清楚。

妈妈说:“俺是庄户人,平时都是按照农历度时日。除了元旦与国庆节,俺也不怎么关注其他阳历日子,但9月3日这个日子,是你大舅写信叮嘱家人要牢记的,俺就刻在心里了。”说着说着,她哽咽了:“若是你大舅还活着就好了……”见妈妈落泪,我赶紧安慰她。

大舅黄允先参加过抗日战争,新中国成立初期因公牺牲。只要提及大舅,家人都充满了伤感。因为娘家有烈士,妈妈对军队有着特殊的情感。

妈妈目睹过日本侵略者在辽东半岛烧杀掠抢。14岁时,她就偷偷跑到村临时驻军办公室报名参军,被姥爷发现后,反锁在房间里。她未实现的从军梦,便寄托在后代身上。

也正因为妈妈的拥军情结,我和妹妹及表妹陆续成了军嫂。我的弟弟与侄儿,也都在应征年龄参军入伍。

妈妈当年预言的那个“必定是扛枪的人”——我的儿子大鹏,大学毕业后报名参军。当时,爱人罹患重病,刚做完手术。我希望身边有人帮助,因此反对儿子入伍。爱人却全力支持他:“是党和部队培养了我,我儿子不正当兵谁当兵。”

大鹏见我阻止,一脸诚恳地问我,按照中华民族的传统,是不是孩子要听父母的?我以为他要妥协让步,便毫不犹豫地回答:“是的。”大鹏见我爽快回应,立马拨通了姥姥的电话:“姥姥,您是否支持我报名参军?”只听到电话那头传来一串笑声:“哈哈,支持,支持,姥姥举双手支持。终于等到这一天啦。我就说嘛,你就是为当兵而生的,好男儿志在四方。”有了“尚方宝剑”在手,大鹏笑着对姥姥说:“姥姥,要是您女儿反对咋办?”

妈妈在电话里向我展开“教育”:

## 『自带使命』的生日

孔昭凤

“你当年给他取名为大鹏,不就是指望他飞得高吗?不能让他总守在你身边。如果我当年也像你这样拖后腿,你怎么可能远嫁到南方的军营?”

就这样,大鹏巧施妙计,搬出姥姥让我这个亲妈不得不支持他,如愿到部队服役。至此,我变成了“兵妈妈”,曾经的阻止也日渐化为全力支持。

今年抗战胜利纪念日阅兵仪式结束后,大鹏的表姐给刚上一年级的儿子普及抗战胜利纪念日的知识。谁知,小娃娃领着边说:“这个题我一下子就能记住,因为9月3日是大鹏舅舅的生日。我长大了也要像大鹏舅舅一样去当兵。”

听了这孩子的话,我感到很欣慰。这真是“自带使命”的生日,光荣而有意义!

## 家庭秀

你用灼灼的目光  
说出了你的选择  
你的报效劲有力  
深扎进脚下的土地  
你的枝叶  
如无边的波浪  
和蓝天拥抱在一起  
这里 有你的心  
我的小白杨  
我也用目光告诉你  
我愿是你枝头的小鸟  
你长在哪里  
我就将心儿偎依在哪里

李学志配文



茅文宽绘

## 抽屉里的星光

■ 刘葆旭 肖丹丹

## 家人

那天,姜马卓推开门,中药的苦涩气味弥漫在空气中。夕阳透过窗棂,将窗台上的空药瓶染成温暖的琥珀色。墙角立着一个深色五斗柜,铜锁早已锈蚀,诉说着岁月的痕迹。她站在门边,目光落在炕上,洗得发白的大军大衣几乎将爷爷削瘦的身体完全包裹。“卓卓回来了?”爷爷直起身招呼姜马卓,随后用枯瘦的手指缓缓指了指五斗柜。

姜马卓拉开五斗柜的抽屉,一个红色盒子映入她的眼帘。盒子里,一枚纪念章散发着温润的光泽,“光荣在党50年”字样如星辰般闪耀。那一刻,姜马卓的眼眶有些湿润。她想起填报高考志愿时,爷爷不停念叨着:“上军校好,你要为人民守江山。”

往事如流水。1970年冬,18岁的爷爷胸戴大红花站在村口老槐树下。北风裹挟着黄土,拍打着崭新的军装。那晚,他在日记本上工工整整写下:“今日入伍,必当报效国家。”6年军旅,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,多次荣获嘉奖。许多荣誉证书都用红布仔细包裹着,被他珍藏在柜子的最里面。

退伍回乡后,爷爷当选生产队长。他经常让奶奶在送给贫困孩子的书包夹层里,缝入一些生活费,也经常鼓励

村里年轻人去当兵。高考前,姜马卓回到家,见爷爷佝偻着腰编柳条筐,汗珠不时滚落。她劝爷爷歇会儿,老人却摇头:“只要能动就要接着干。你看地里的麦子,只要还立着,就会继续生长。”

不久,爷爷住院了。为了不让姜马卓分心,老人坚持不让家人将病情告诉她。直到高考结束,父亲才红着眼睛说出真相:“你爷爷确诊胆管癌晚期……”

姜马卓去军校报到前,爷爷精神好了许多,坚持要包饺子为她送行。“这是我在我部队学的。”爷爷脸上泛着久违的红润,“当年班里就数我包得最好。”这位退伍几十年的老兵,将对孙女、对军营的情感,都包进了饺子里。姜马卓背起行囊要离开了,爷爷挺直腰背,扶着门框目送她。“好好学习。”爷爷的叮嘱刻入姜马卓的心中,让她感到一股力量在推着自己往前走。

军校新训时,姜马卓总会想起爷爷。上传统教育课时,姜马卓突然理解了“红色基因”。它不仅是惊天动地的壮举,也是刻印在日常的坚守。在爷爷身上,这基因蕴含在当兵时的忠诚奉献,蕴含在退伍回到家乡近50年的默默付出,也蕴含在抽屉中那些证章里。他那件洗得发白的军大衣、那些珍藏多年的荣誉,成为照亮姜马卓前行路上的星光。

